

## 董同龢先生對語言學的貢獻\*

丁邦新

柏克萊加州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如題所示，本文介紹董同龢先生對語言學的貢獻。從他受老師影響走上學術之路說起，主要分為四個重點：一、上古音韻，二、中古音韻，三、現代方言——閩語研究，四、高山族語言。在漢語方面他研究音韻與方言，兩個相關的方向，並注意從古至今的演變；在高山族方面，他的《鄒語研究》是當時研究高山族語言最完善的一本書。

關鍵詞：董同龢、中國語言學、南島語

中央研究院第一代的語言學家有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三位先生。政府遷到台灣的時候，趙、李兩先生在美國講學；羅先生留在大陸。第二代人數眾多，我們熟悉的有董同龢、周法高、張琨等三位先生。董、周兩位一起到了台灣，張先生在美。

中研院第一屆的院士是民國三十七年由評議會選出來的，那時候政府還在大陸，語言學方面當選的就是趙元任、李方桂兩位先生。第二屆的院士選舉到民國四十七年才再舉行，由第一屆的院士投票產生，第二屆沒有語言學方面的候選人。民國四十八年三月中研院公佈第三屆院士候選人的名單，語言學方面就是董同龢先生<sup>1</sup>。他「合於院士候選人的根據」是「上古音韻、現代方言」。雖然他後來沒有當選，但是可見在趙、李兩位先生的心目中，董同龢先生合於院士候選人的資格，是第二代中的第一人<sup>2</sup>。

### 1. 走上學術之路

董先生是江蘇武進人，民國前一年生於昆明。四、五歲時遷回江蘇，在如皋讀小學，所以有人說他是如皋人。後來全家遷往北平(北京)，在北平讀完中學，民國二十一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他曾經告訴我們在中學的時候相當調皮，有一次一位女老師不認得「龢」字，點名的時候就叫「董同酥」，董先生不答。到了最後他站起來說，老師

\* 謝謝本刊兩位審查人，大致都已根據他們的意見做了相當程度的修訂。

<sup>1</sup> 同時被提名的還有其他領域的凌純聲、楊聯陞、劉大中諸位先生。

<sup>2</sup> 周法高先生民國五十三年當選第五屆院士，那時董先生已經逝世一年多了！

沒有點到他的名字，老師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說：「我叫董同龢！」

先生在高中時對歷史很感興趣，原來想考歷史系。當時他的歷史老師認為必須要有良好的國學根基才能研究歷史，鼓勵他考中文系接受讀古書的訓練。進入清華之後，大概是大三選讀王力先生的聲韻學。據說他的聽講筆記後來經王先生整理擴充成為有名的《漢語音韻學》，(原名《中國音韻學》，民國二十四年出版，)大概從這以後董先生治學的方向就轉到語言聲韻方面了。

民國二十五年清華畢業之後，董先生考進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同時考進去的還有一位北大畢業的周祖謨。董先生說他當年年輕氣盛，有一道考題是評論國語羅馬字，他就把趙元任先生的國語羅馬字系統大加批評，幸而趙先生不僅氣度宏大，而且願意聘請唱反調的年輕人。那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南京北極閣，領導研究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趙、李、羅三位大師，跟董先生同輩的還有丁聲樹、周祖謨、周法高、吳宗濟等。在大師的指導、同輩的切磋之下，從此走上了學術之路。

對有志於研究的人來說，學術是一條不歸路。儘管國家經過八年抗戰、國共內戰，董先生一直在崗位上努力奮進。民國三十八年起他任史語所研究員兼台灣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四十三年在哈佛大學做了兩年訪問學人，四十五年在日本京都大學任客座教授，四十八年又在美國華盛頓大學講學一年。五十二年美國印第安娜大學要請他去長期任教，而董先生就在那年的六月因血管瘤引起的黃疸病與世長辭，年紀只有五十二歲！

下面就來說明他對語言學多方面的貢獻。

## 2. 上古音韻

清代音韻學研究大放異彩，大師輩出，例如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等，把音韻學的研究推上一個高峰。王念孫在《廣雅疏證》自序中提出「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的理論，跳出了文字的窠臼，可說是劃時代的貢獻(見丁 1993)。但是他們的時代沒有音標以及整套的音系觀念，成就只限於音類的分合、韻部的增刪。等到瑞典學者高本漢先生利用西洋語言學的方法從事古音的研究，就把漢語音韻學帶上現代的科學之路。早期跟高氏討論古音的中國學者有李方桂、趙元任、林語堂等諸位先生，第二代中最早的就是董先生。民國二十七年董先生發表《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韻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批評高氏對詩經韻類的一些看法。趙元任先生說：董先生「很早就有關於古音跟中古音的文章，例如在南京時候，他就有批評高本漢先生的詩經裡的‘搭漿韻’的說法，把高老先生都說氣了，到後來也覺得那批評也不無可取之處。」(見董著《漢語音韻學》趙元任先生序)。

董先生對上古音最大的貢獻是他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的《上古音韻表稿》，是董先生自己用毛筆手寫的。這本書是抗戰時代在四川石印的，後來又編入《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重印。由於他研究現代方言跟等韻圖，體會到一個方言的聲、韻、調配合表對於了解它的音韻系統非常有用，所以就把當時上古音的系統用韻表的形式表現出來。所謂上古音大約是周秦時代的語言，音韻表裡的字除了詩經的韻腳以外，董先生根據朱駿聲的《說文解字通訓》加入了先秦的字。充分利用諧聲字做研究的結果是發現了許多前人所未見的事實：例如跟鼻音聲母「每、民」諧聲的有讀擦音聲母的「悔、昏(昏)」，反過來跟擦音聲母「黑、昏(昏)」諧聲的有讀鼻音聲母的「墨、緝」。這就顯示後來讀擦音的字可能有清鼻音的來源，才能跟鼻音字諧聲。又例如他利用諧聲字的證據，支持王力先生的脂、微分部。諸如此類，董先生在堅實的基礎上建構了他自己的上古音系統，在上古聲韻調三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改寫了高本漢的擬測。

本來是《上古音韻表》，董先生加了一個謙稱的「稿」字，這本書奠定了他在上古音研究中的地位，所以他「合於院士候選人的根據」的第一條就是「上古音韻」。

### 3. 中古音韻

董先生對中古音的研究是從“攻堅”開始的，先處理最難的問題。《廣韻》裡有一個“重紐”的懸案，「紐」就是聲母，在同韻同聲調的條件下，有兩套反切表示同聲母的字，區別究竟在哪裡？這是高本漢中古音系裡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處理的難題。董先生詳細分析每一組「重紐」，參考韻圖的排列，認為是韻母的差異。趙元任先生說：「在抗戰期間，在那種困難情形之下，把一個多少時代大家莫名奇妙的廣韻重紐問題，第一次才搞出個頭緒出來。」(見上引趙序)。就在同時周法高先生也發表《廣韻重紐的研究》，他們兩人憑這兩篇文章分享了中央研究院的「楊銓紀念獎」。

差不多同一個時期，董先生又深入研究「等韻門法」，分析各種等韻書中的門法沿革，比較異同，解釋門法的性質，把一個皓首鑽研而不能貫通的問題說得明明白白。考證《切韻指掌圖》的時代與作者，並說明《切韻》的韻母到了南宋已經簡化，也有新韻母的產生。

民國四十二年董先生出版《中國語音史》，因為受字數的限制，把原書《漢語音韻學》刪掉兩章，到他去世後才由鄭再發按遺稿補全重印。這本書是音韻學的入門之書，跟王力先生同名的《漢語音韻學》比較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

從現代的國語音系跟現代方音說起，再向上推到早期官話、中古音、上古音。學生容易學習。第二、特別注意語音的流變，有「中古音韻母的簡化」跟「由中古到現代」

兩章，把古今溝通起來。第三、由於「重紐」有了新的解釋，中古音系的一部分完全是董先生自己的擬測。

這本書在台大跟師大用為大三「聲韻學」的教科書，大概至少用了十幾年，為年輕的學子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影響了許多從事音韻學研究的人。即使到現在，儘管我們對古音的許多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本書還不失為一本入門的好書。

#### 4. 現代方言---閩語研究

董先生對現代方言的研究是從參加《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的撰寫開始的，這個計畫是趙元任先生主持的，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全省方言調查報告。趙先生說：「我們幾個人作湖北方言調查的時候，他就是最得力的人員之一。」(見上引趙序。)報告出來之後，外國學者賀登崧神父(Willem A. Grootaers)就批評，這種用方言調查字表收集方言資料的辦法有替中古音找注腳的嫌疑。因此，董先生就脫離漢字的羈絆，完全用記錄口語的方式調查華陽涼水井客家話的材料，後來在《史語所集刊》發表，題目是《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記音」就是沒有用方言調查字表，純粹從語音描寫的立場來分析<sup>3</sup>。

董先生對現代方言最大的貢獻是對閩語的研究，先寫了一本《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民國四十二年即已完稿，不知何以一直沒有印行，直到他去世後才由張以仁、嚴棉校對出版。四十六年發表《廈門方言的音韻》，對調查的方法有一段說明：「這次記錄和前此本所的方言調查，在方法上並不相同。主要是這次不用事先編定的單字表；而是比較活動的記若干日常用語和一些長度較大的語料，如故事、俗語、歌謠等。」(1957：231)

在閩語研究方面，董先生最重要的文章就是《四個閩南方言》，這是一部三百多頁的鉅著，他不願意當作專著發表，因為看的人少，寧可作為一篇長文在《史語所集刊》(1959)發表。他自己說：「歷年來，作者曾經記錄過十多種閩南方言。」(1959：729)<sup>4</sup>這裡主要的內容是廈門、晉江、龍溪、揭揚等四處方言的語料，包括故事跟大量詞彙。幾乎可以根據詞彙的材料擬測古閩南語的系統。最後在比較音韻的部分，除了羅列四個方言的讀法跟國語、中古音以外，最主要的是有一節專談四個方言的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比較(1959：1041)，在聲母部分列出兩者相當的讀音以及特例；在韻母部分除了相當的讀

<sup>3</sup> 據洪惟仁轉告，梅祖麟說：董先生這個做法是受到李方桂先生的指導，採用美國結構學派的語言調查法，不用字表，後來調查閩語也是如此。

<sup>4</sup> 其中一種記的是澎湖方言，我後來根據他的卡片整理出版，見丁 1980。

音以外，董先生特別指出中古有別的魚：虞、哈：泰、支：脂之等韻在閩南語裡可以找到分別的痕跡。

董先生在討論說話音和讀書音之後，在全文的最後寫下了一段很重要的話：「我們似乎只好假定閩南語的字在歷史上至少有兩個不同的來源：一個比較接近中古音，另一個比較不像中古音。至於這兩個系統在時代上孰先孰後，又或者此外有沒有第三個比較顯明的系統，都要等我們把閩南語的歷史和閩南語區域的文化背景弄清楚才能有個眉目。」(1959：1041) 這個說法等於是推論閩南語裡有層次的問題，而且不止一層，這大概是最早的看法。現在漢語方言歷史層次的研究非常熱門，盛行在董先生去世四十五年之後。

## 5. 高山族語言

台灣在日治時期就有日本學者研究高山族語言，出名的有小川尚義、淺井惠倫。李方桂先生民國四十五年在台大講學時就曾帶領陳奇祿、唐美君做過日月潭邵語的調查，發表《邵語記略》的文章。完整而徹底的研究是從董同龢先生調查阿里山的鄒語開始的，他帶著年輕人在幾個山村中工作了兩個多月，收集到長篇的語料，事後經發音人校訂增添，經過四年的研究，以英文發表六百多頁的《鄒語研究》。1969年美國學者帥得樂(Stanley Storosta)的書評說，此書是當時研究高山族語言最完善的一部書。

這本書裡董先生以結構主義的立場處理文法的問題，每一個名詞都下一個定義。分析句子的成分包括句首、核心、連接語組、句尾等，完全是新起爐灶。這部書對鄒語語料的整理非常完善，一共包括三個方言，兩百多頁的長篇語料及

翻譯，還有接近兩百頁的詞彙。現在台灣南島語言的研究——包括高山族跟平埔族——蔚為顯學，不能不說是董先生開其先河。

## 6. 師生之間

我跟董先生相處只有短短五年的時間，民國四十八年大四時選修他的「語言學導論」才列入門牆。同年趙元任先生到台大講學，作一系列十六次的學術講演。董先生指導六個學生做講演記錄，後來大致根據記錄出版，就是有名的《語言問題》。因為受董先生的影響，六個學生中有三個後來走上研究語言學的路，除我以外就是鄭再發跟鄭錦全。假如不是這樣的際遇，我們的人生之路一定大不一樣。

我大學畢業之後服了一年半預官役，民國五十年回台大念研究所。修讀董先生的「古籍訓解討論」，同班的有唐海濤、梅廣。那時董先生已完成譯著《高本漢詩經注釋》

，我約摸記得開始時選讀的好像是小雅的一首詩，討論圍繞在清人一聲之轉、古書訓解的音義問題上，討論非常熱烈。

五十一、二年寒假連續兩年上山調查高山族語言，主要調查南鄒語。那時候要到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各有一條迂迴的山路，真有一夫當關的氣勢。步行登山要十到十二個小時，最險阻的地方只能容一個人通過，對面有人來時，就要貼著山崖讓路。調查的工作非常緊湊，白天記音，晚上整理卡片，發現問題預備第二天複核，董先生全程參與，隨時指導。山上生活條件很差，揀菜的時候要先揮手把碗上的蒼蠅趕開。就在這種訓練下，我們學會了怎麼調查語言的技巧，也因而建立了師生之間深厚的感情。

我是江蘇如皋人，碩士論文就做「如皋方言的音韻」，董先生小時候在如皋住過，所以他看我的文稿時，很高興的說：「老師看你的文章是出色當行！」。我還沒有通過口試，董先生就因病過世。他在開刀的前一天，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給史語所。我剛到史語所的時候，用的就是老師用過的桌子椅子。今天在這垂老之年，回首前塵，緬懷師恩，真是感觸無限！

## 參考文獻

- 丁邦新. 1966. 〈如皋方言的音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573-633。
- . 1974. 主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食貨出版社，434 頁。
- . 1980. 主編：《中國書目季刊》：董同龢先生紀念專號，14.2。
- . 1980. 澎湖語彙，《中國書目季刊》14.2: 167-240。
- . 1993. 以音求義，不限形体—論清代語文學的最大成就，《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中山大學，9-23。
- 王力. 1936. 《中國音韻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 年改名為《漢語音韻學》，北京：中華書局。
- 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 1956. 邵語記略，《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7：23-51。
- 趙元任. 1968. 《語言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叢刊之一。
- Starosta, Stanley. 1980. Review of Tung T' ung-ho' s: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Language 45.2:439-444。
- 董同龢先生(1911-1963)著作目錄
- . 1934. 〈段玉裁的古音學〉，《清華週刊》42：45-54。
- . 1934. 〈書評：《音韻學表解》〉，《清華學報》10.4。
- . 1934. 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韻說」建論上古楚方音特色，《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33-546。
- . 1934. 〈書評：《漢文典》〉，《圖書季刊》新四卷 3,4 期合刊。
- . 1934. 〈書評：《莫話記略》〉，《圖書季刊》新四卷 3,4 期合刊。
- . 1944. 《上古音韻表稿》，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又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8：11-249。
- . 1945. 〈廣韻重紐試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20。又見《六同別錄》上。
- . 1946. 〈等韻門法通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257-306。又見《六同別錄》下。
- .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與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合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八。
- . 1948. 〈切韻指掌圖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5-212。
- .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1-201。

- . 1948.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549-588。
- . 1950. 〈國語與北平話〉，《大陸雜誌》1.10：12-13。
- . 1951. 〈論外國地人名的音譯〉，《現代學報》1.4。
- . 1952. *Language of China*，台北。
- . 1952.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2：511-522。
- . 1953. 《中國語音史》，《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二輯，台北。
- . 1953. 〈近三十年的中國語言學〉，《學術季刊》1.4：17-26。
- . 1953. 〈中國語言〉，《中國文化論集》1：33-41。
- . 1953. 〈書評：《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科學彙報》1.2：2-3。
- . 1953. 〈論文摘要：評高本漢原始中國語爲變化語說〉，《科學彙報》1.2：14。
- . 1953. 〈書評：《韻鏡校注》〉，《科學彙報》1.6：1。
- . 1954. 〈文字的演進與六書〉，《學術季刊》2.4：1-7。
- . 1957. 〈高本漢對清代詩經學家的批評〉，《中央日報：學人》18。又見《學人---文史叢刊》1:99-105。
- . 1957. 〈高本漢對清代詩經學家的批評〉，《中央日報：學人》26。又見《學人---文史叢刊》1:106-113。
- . 1957. 《中國語における言語調査》，小川環樹譯，京都。
- . 1957. 《中國語の音韻研究》，藤堂明保譯，《東方學》13：75-78。
- . 1957. 《近年における中國の言語研究の發展》，小川環樹譯，《東方學》13：79-82。
- . 1957. 〈廈門方言的音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1：231-253。
- . 1957. 〈假借字問題〉，《中央日報：學人》36。
- . 1958. 〈語言的研究〉，《現代學術季刊》2.2：14-43。
- . *Les études linguistiques en Chine pendant ces dernières décad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Nouvelle Série, Tome XXXIII.4: 419-429.*
- . 1959. 〈四個閩南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2：729-1042。
- . 1959. 〈鄒語調查報告敘說〉，與管東貴、王崧興、鄭再發合著，《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13,14:21-28。
- . 1961. 譯著：《高本漢詩經注釋》，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 1961. 〈聲母韻母的觀念和現代的語音分析理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

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681-691。

——. 1961. Recent Studies o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in China, *Phonetica* 6:216-228。

以下為遺著部分：

——. 1964. 《鄒語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八。

《語言學大綱》，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1965. 〈古集訓解和古語字義的研究——一個工作計畫的擬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1：1-9。

——. 1965. Linguistic Activities of Academia Sinica, Communications et Rapports du Premier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Dialectologie générale。

——. 1967. 《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與趙榮琅、藍亞秀合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四。

——. 1968. 《漢語音韻學》(即《中國語音史》之原稿，較前書多兩章及附錄，台北：廣文書局。(後由文史哲出版社再版)。

## **Professor Tung T'ung-ho's Contributions to Linguistics**

Pang-Hsin 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title indicates, this paper is an examination of Professor Tung T'ung-ho's contributions to linguistics. It begins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way how Professor Tu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teachers, took on academic pursuit as his life long devotion. It continues to highlight Professor Tung's accomplishments in four major fields: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odern Chinese dialects---the study on the Min dialects, and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fessor Tung focused on phonology and dialects, two interwoven subjects,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On the stud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his book in English,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was the most complete report on Taiwa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t his time.

Key words : Tung T'ung-ho, Chinese linguistics, Austronesian languages.